



山乡巨变

下

周立波

山乡巨变(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99,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9 $\frac{3}{4}$ 插页6

1979年5月北京第1版 1979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书号10019·2702 定价0.71元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山乡巨变》上篇的继续和发展。它描画了1956年高级化后的乡村生活面貌，展现了敌我之间、集体经济和单干农民之间以及干部思想之间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冲突曲折复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社会主义制度终于在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故事就在千家欢庆的锣鼓声里含笑地结束。

本书初版于1960年，现经作者修订，重排印行。

目 次

一	早起	1
二	社长	15
三	付手	26
四	分岐	40
五	老单	52
六	竞赛	64
七	女将	81
八	烂秧	100
九	大闹	118
一〇	纠葛	132
一一	反目	145
一二	牛伤	160
一三	短见	172
一四	调查	187
一五	奔丧	197
一六	雨里	206
一七	插田	215
一八	涨水	230
一九	双抢	241

二〇	认输	253
二一	露底	265
二二	震惊	276
二三	欢庆	285

一 早 起

正月里的一个清冷的黑早，太阳还没有出来，东方山后的天上，几片浓云的薄如轻绡的边际，衬上了浅红的霞采；过了一阵，山峰映红了；又行一会，火样的元轮从湛兰的天海涌出了半边，慢慢地完全显露了它的庞大的金身，通红的光焰照彻了大地；红光又逐渐地化为了纯白的强光。白天开始了。雾色的炊烟飘泛在家家的屋顶。鸡啼鸭叫，牛也赶热闹，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年令、性别、体格和音色发出不很秀丽，但也不太难听的错杂的长鸣。

已经沾了春，地气不同了，雪花才行住，坪里、路边的积雪就都融化了。到处是泥巴。大路中间，深浅不一的烂泥里，布满了木屐的点点的齿迹和草鞋的长长的纹印，有些段落，还夹杂着黄牛和水牛的零乱的蹄痕。

初级化以后，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全国的农村又掀起了一番深刻、广泛的变化。在短短的期间以内，所有初级社都转成了高级社。和全国全省的各地一样，清溪乡的常青初级农业社，经过邓秀梅和李月辉一个来月不行的奔忙，并入了两个小社，扩进了一批单干，建成一个约有九百人口的高级社，还叫常青社；刘雨生被选为社长，谢庆元勉强当选为付社长。说是勉强，因为有一些社员开首硬不肯选他。

为了这事，李月辉和刘雨生暗地里做了好多说服的工作。

在清溪乡里，高级化运动大致还顺当。仅仅在山林归社这个问题上，他们碰到了一些微弱的阻碍。在这方面，刘雨生自己也迁到了心里和身外一连串的烦恼，特别是为了劝通有块茶山的盛佳秀，他费了一点点唇舌。

等到社建成，春耕开始时，社里又发生了新的情况，碰到了新的困难。这是因为，正象李月辉说的：“旧的皇历看不得，新的日历还没有出来。”

要照老办法，春初一开天，人们就各自赶着牛，掬起犁耙，到自己的田里去了。但是现在，社员们该到哪里去呢？田都入了社，要归社调摆。他们赤脚草鞋，系起腰围巾，掬着锄头或耙头，成群结队，去找社长刘雨生，听他排工。

到了刘家茅屋前面的茅封草长的地坪里，人们看见堂屋关闭了。双幅门上吊起一把小铜锁。刘雨生不在。把肩上的家伙放下来，人们有的站在地坪里，有的走上阶矶，坐在竹凉床子上，有一句、没一句地扯起谈来。亭面胡走去推灶屋的门，也关死了。他从门缝往里瞄一眼，就退了几步，坐在一盘磨子上，打个呵欠，说道：

“都起这样早，等他一个人。”

“是呀，耽误人家的工了。”陈先晋答白。

“你说这个角色，到哪里去了？我从门缝里瞄了一下，灶里冷火悄烟的，只怕夜里都没有落屋。”

“他还有空落屋呀？”高高大大、黑皮黑草的谢庆元粗声粗气说，声音有一点嘶哑。

“他不在，你也可以当家嘛。”亭面胡对谢庆元说。

“我当什么家？我还能当家？我是什么人？”谢庆元满腹牢骚。

“你是付社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不能当家？”亭面胡说。

“我不敢当。”谢庆元说。

“哪个不要你当了？”陈大春跳了过来，粗鲁地质问。

“唉，唉，算了吧。”亭面胡劝道，“清晨白早，吵什么架？这个家你们都不当，由我来当吧。”

“那好极了，面胡哥，你当家，我好有一比。”龚子元冷冷浸浸，笑一笑说。

“好比何来？”亭面胡学着乡里说书的人的口气。

“好比无牛捉了马耕田，好比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你这个家伙，敢看不起我？”

“我哪里敢看不起你？我是说……”

“莫逗耍方了！”陈大春最看不惯龚子元，连忙岔断他的话，又问大家：“你们说，社长到底到哪里去了？”

“摆明摆白，一定是开会去了。”大春的老弟，孟春肯定说。

“开会去了？开什么会？我为什么不晓得？”谢庆元说，“告诉你们吧，昨天夜里是没有会的。他只怕是跟亲家母开枕头会去了。”

“哈，哈，”草垛子那边，爆发了笑声。大家一看，那是龚子元。为了避开陈大春，他退到了草垛子脚下，手里拿着竹根子烟袋，说道：“开枕头会，这名目真好，真是有味，哈，哈，开枕头会，有味，有味。”

“不准你侮辱社长！”陈大春一手提锄头，一手捏起拳头

骨，大步赶过来。

“看样子怕要打人哪？”龚子元退后一步，背脊贴近草垛子，握住烟袋说。

“你再试试，看我打不打？”陈大春努起眼睛。

“大春，有样子没有？”陈先晋过来，压制他大崽。

龚子元本来还想讲几句，眼睛一瞄，看见大春背后站着孟春。他想：“这个家伙跟他哥哥是一个娘胎里滚出来的，性子一样的暴烈。人家有帮手，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捺住火气，强陪笑脸问：

“这话是我说起的吗？”接着，又连讥带讽地说道：“你们党团员真大公无私！谢庆元先说，你不敢奈何，只晓得来欺负我们这些非党员，是不是？”他眼皮子连眨几眨，看看大家脸上的神情。陈大春立即警觉，这家伙的话里含有挑拨党群关系的恶毒的用意，就按住性子，不再作声，慢慢走开了。这时候，亭面胡挨近谢庆元身边，低声问道：

“刘社长有个么子亲家母呀？在哪里？我为么子不晓得？”

“等你晓得，人家崽都生得不爱了。”谢庆元道。

“到底是哪一个呀？他为么子没有告诉我？”

“人家悄悄搭个亲家母，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我是怕他的对象不合适，又吵架子。看是不是要大家参谋参谋，民主一番？”

“这件事情不能讲民主，只能搞集中。”

两人的小话，到此为止，只听龚子元把竹根子烟袋在身边一块石头上响亮地磕了几下，对谢庆元说道：

“到茶时节了，付社长，这样呆等着有什么意思？我要走了。”

“你到哪里去？”谢庆元丢开大家，赶上龚子元。

“现路一条，回家睡觉。”龚子元掉转头壳，回了一声，又走他的。

“急什么？一路走。”谢庆元掬起耙头，跟龚子元走了。

“没有立场的家伙，做人家的尾巴，亏他是个付社长。”陈大春指着谢庆元背心。

“这号付社长，一扫把子打得几门角落。”孟春大声附和他哥哥。

“你再讲试试，死不谳事的家伙。”陈先晋喝骂他二崽。

没有扶梢的，大春又摸不清首尾，不好调摆，只得听大家散了。大春跟他爸爸、弟弟和亭面胡一起，背着锄头，走过菊咬筋的田塍路，望见他在赶起黄牯耕白水。

“还是他行，几早就干起来了。”陈先晋夙来欢喜菊咬筋勤快。

“他行，我们也不错。”亭面胡说。

“错是不错，一个清早白耽搁，他倒已经耕翻一亩了。”陈先晋很不满意这一早晨白白过去了。

“一亩田算得什么？我少歇一阵气就赶出来了。亲家，”亭面胡说，“你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看，那边来人了，”陈大春抬头望着前面说。

“好象是刘社长来了。”陈孟春说。

大家往前边望去，只见不远的山边，一个戴青布制帽，赤脚草鞋，不高不矮的角色从从容容往垌里走来。

“社长，找你一个早晨了。到哪里贵干去了？”亭面胡笑着迎上。

“开一夜会，天亮才散。”刘雨生用手揉揉微现红丝的眼睛，这样地说：“事情堆起了，又有人要走，忙着打移交。”

“哪个要走？”陈大春忙问。

“这事以后再跟你谈吧，”刘雨生望大春一眼，又转向大家：“你们怎么还没有出工，这样晏了？”

“鸟无头不飞，你这扶梢的不在，他们都不敢当家，都只晓得在你地坪里清等，我好心好意要代替你调摆一下，龚子元又出来捣旦。”

“谢庆元呢？”刘雨生问。

“他呀，你只莫问起，同没事人一样，一点责任也不负。”陈大春说。

“他过来没有？”刘雨生又问。

“来点了点卯，又跟龚子元走了。依得我的火性……”陈大春恨得咬牙。

“可惜一个早晨空过了。”刘雨生转换话题，按住大春的火气，“你们都赶快检场。先晋胡子，你去赶起社里那条大水牯，去抄板田。”

“抄哪一丘？”陈先晋听到排工，心里有着落，十分高兴，连忙这样问。

“先抄李槐老的那丘干田。”刘雨生说，“佑亭哥你去耕白水，随便耕哪一丘都行。”

“用哪条牛？”亭面胡问。

“黑毛黄牯。孟春，你带一个组去翻洋芋土。”

分派了工作的人陆续地走了，剩下陈大春呆在那里。他有点莫名其妙，急忙寻问：

“你怎么不派我的工？”

“你跟我来。”刘雨生含笑拍拍他肩膀，抓住他的手，边走边说：“你的工作不能由我分派了，老弟。刚才你不是问我，‘哪个要走’吗？你就是一个。”

“调哪里去？”陈大春问。

“你猜猜看。”

“我猜不着。”

“株洲。好地方呀，崭新的城市。论理，我们是不能放你走的，支援工业，没有办法。你马上收拾铺盖，怎么不做声？不快活吗？”

“没有什么。”

“呵，我晓得了。是舍不得盛淑君吧？”

“不是。刘社长，你不晓得，我自从参加工作，就立下了一个志向，也可以说是一片小小的雄心。我要经我手把清溪乡打扮起来，美化起来，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耕田的人驾起拖拉机……你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油纸包，打开油纸，拿出一张草图来，“这是我偷空画的清溪乡的未来的草图。画得不好，请莫见笑。”

“真有意思。”刘雨生和陈大春并肩看着这草图，笑着赞叹。

“你看，这里是机器站，这里是水电站，这里呢，是用电气挤奶的牛奶站，这里是有电灯电话，一套肃齐的住宅区，中间是花园，后山是果林。”

“有意思极了。”刘雨生又满口称赞。

“这计划还没有开始实行，我就要走了。”陈大春的眼睛放出一种明亮的，如痴似醉的光泽，望望对面的群山。

“你放心，”刘雨生把草图叠起，郑重地收进自己衣袋里，“交给我吧，只要我不调工作，我一定实现你这计划。到时候，请你回来赏香花，尝果子。”

“那好极了。我去卷铺盖。还有哪个去？”

“乡长才回，也要调动。”

“还有不有？”

“邓同志也去。”

“真的吗？好极了。我邀他们同路去。”

“邓同志早已进城了。这回调她，我们本来不肯的。朱书记马上整我们的风，说我们是本位主义，问我们是先国家呢，还是先乡社？李支书哑口无言。”

“还有哪个去？”

“还有符贱庚。”刘雨生不自觉地把头低了。

“他也去吗？”陈大春感到意外，也有一点觉得屈辱的样子。

“他早就要求出去，李支书说：‘也好，让他到工厂去，锻炼锻炼。’每次见到我，他总有点子尴尬，我倒是什么，我们的事又不能怪他。”

“是呀，”陈大春晓得刘雨生讲的是他和张桂贞的事。“说来好笑，他一见了我和盛淑君，也不自然。”

“可见这人还老实，劳力又强，你应该帮助他进步，莫抱成见。好吧，今天你不必出工了，跟爱人告告别，讲点私房话。”

刘雨生笑了，他如今十分幸福，就更关心人们心上的种种：幸和不幸。

“没有什么可讲的。”陈大春咀上这样说，脸却发热了。

“没有讲的吗？”刘雨生笑着催他：“去吧，去吧，估计她会提出同走的要求，你就告诉她，这回不能去，乡里空了；株洲路不远，来往很方便，将来，你放心吧。”

“我有什么不放心？”

“我是说，将来把你们调到一块。现在你先跟爱人谈一会，再到社里来，把团支书的职务交代一下。走吧。我要去看洋芋种。”刘雨生走了。

陈大春想先回家，但不由自主，走到了盛淑君的家门口。爱人还没有过门，陈大春觉得不好意思直接就到岳家去。他不轻不重地咳了一声，走到紧挨盛家的一个邻舍的门口。这里喂了社里几只猪。走上阶矶，看见邻舍男子正在切猪草。

“猪喂得怎样？”陈大春好象是来检查饲养工作的样子。

“进来看看吧。”那男子连忙丢下切菜刀，站起身来，两手在腰围巾上擦了一擦，满脸笑容，迎接这位检查人。

伏在脚盆边上洗衣的邻家嫂子连忙起身到隔壁，告诉了盛妈。这位妈妈正在房里吸水烟，听到女婿过来了，欢喜仰了，连忙放下水烟袋，插起纸媒子，拍一拍身上，打算出来，但是又想，郎为半子，自己应该有一点做岳母的架子，就仍复坐下，拿起纸媒子，等了一阵，不见贵客进门来，她朝后臀房里唤：

“淑妹子，你在后臀搞些么子呵？还不出来呀？”

早晨，盛淑君和一群女伴，去找过社长。才回家不久，正

在后房梳头发，听见妈妈叫，她跑了出来，手里正在编织一条没有编好的黑浸浸的长辫子。

“叫我做什么？”

“你看看外边是哪个来了？”

盛淑君一溜烟地跑出了大门，看见陈大春站在隔壁大门口，嘴里在跟人打讲，眼睛却望着这边，分明早已看见盛淑君，却装做没有看到似的，扭转脸去，对那人说：

“猪长得太慢。”

“饲水不足，有什么法子？”

“你应当割一点苋菜，来拌老糠。”陈大春心不在焉地说道。

“什么？你说什么？这时节有什么苋菜？”那人正在疑问间，一眼看见盛淑君从自己屋里跑到这边来，他哈哈大笑，连忙说道：“难怪你神不守舍，冷天要割苋菜了，你原来不是来看猪，是来看人的。你们谈吧。”那人走了。他的堂客也带着孩子走开了。

盛淑君背靠邻舍的大门框子，一边仍旧编辫子，一边红着脸，假借妈妈的名义邀请道：

“妈妈要你到家里坐坐。”

“不，有件事情告诉你。”

“什么事呀？”

“要紧的事。”

“到底是什么事嘛？”盛淑君急了。

“我调工作了。”陈大春瞄瞄对方的略胖而又微黑的元脸的侧面，这样开门见山地说了。他的咀是不知道拐弯的。

“调哪里去？”盛淑君吃了一惊。

“到株洲去。”

“真的吗？我只不信。”盛淑君说。

“哪一个哄你？”

“我也要去。”盛淑君撅起下巴，略微显出一点娇憨的神态。

听了她这个要求，陈大春想：“刘社长料得真准。”就重复刘雨生的话，来安抚她了：“这次你不能去，株洲路不远，来往很方便，而且将来……”

不等他说完，盛淑君把编好的辫子往背后一甩，泼泼刺刺地说：

“什么将来不将来，我要去，要去，马上跟你一起走。”说完就离开门边。

“你到哪里去？”陈大春想把她拖住，忽然又把手缩回，只跨过一步拦住她去路。

“我去找社长，倒要问问他，只叫你去，不许我去，是什么道理？”

“工作上的道理，这里需要你。”

“这里不需要你吗？多了你吗？你这个团支书，说话好没有分晓。不跟你讲了，我去找人去。”

被盛淑君抢白了几句，有点子气了，陈大春劈脸就问：

“你是个团员不是？”

盛淑君没有答白，陈大春又说：

“是团员，就应该遵守纪律，服从调配，叫你留在哪里工作，死也要留在那里，你还是这个自由主义的派头，当初何必

入团呢？”

一席“硬八尺”，说得盛淑君低下脑壳，不再做声了。同去无望，两人的前途又不知怎样，心里不禁涌出一股酸楚的离情，她哭了。

“淑妹子，站在外头风肚里，不怕冷吗？进来吧。”盛淑君妈妈从房里出来，在阶矶上说。接着，她朝大春看一眼，好象是才晓得他来了一样，微微一笑道：“呵，大春你来了，到屋里坐。”

大春对她点头笑一笑，算是招呼了，他没有叫她。他还不知道叫她什么好，唤“妈妈”似乎早一点，又不习惯。

他们品排走进了大门，没有进正房，一径来到灶屋里，坐在灶下一条长凳上。看见女婿大模大样地，对她只笑笑，一点不亲热，她也懒心懒意了，自己进房，鼓冬鼓冬，抽水烟去了。

在灶脚下，大春弓着他的横实的腰子，拿起火叉子，在铺满灶灰的地上画来画去。盛淑君起先是背靠着，好象在生气。过一阵，问到邓秀梅也走，她说：

“你们倒好，都走了，社里乱糟糟，单叫我们背起这面烂鼓子。”

“没有都走嘛，社长还在，支书也不动，他们两人都是好角色，一个踏实，一个稳当。”

盛淑君没有作声，起身往外走。陈大春跟在背后，相隔尺把远。淑君妈妈站在房间里，隔着护窗板，望见他们走过了地坪，连忙叫道：

“淑妹子，你回不回来吃早饭？”女婿的大模大样使她心里不暖和，她故意不跟他招呼。